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陳守觀

經部二

書傳輯錄纂注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書傳輯錄纂注六卷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陽人朱子之學授於黄幹鼎族兄夢程嘗從幹游鼎又從夢程聞緒論故自序謂得朱子之再傳是編雖以蔡沈集傳為宗而蔡傳之後續以朱子語録及他書所載朱

子語謂之輯錄又采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於末謂之纂注自序稱集傳既為朱子所訂定則與自著無異又稱蒼辨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朱子為主也考蔡沈書集傳序惟稱二典三謨嘗經先生點定故陳櫟作書集傳纂疏惟虞書首標朱子而夏書以下則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訂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紀實也吳澄作是書序亦

稱朱子訂定蔡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
此書人爲誤正月朔旦條下鼎併附注其説
是鼎於此書源委本自分明其稱集傳爲朱
子所訂定未免假借然澄序又稱集傳自周
書洪範以後寖覺疎脱師説甚明而不用者
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或草稿初
成而未及修改所舉金縢召誥洛誥諸條皆
顯相外異又稱鼎作是書有同有異俱有所

裨如解西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陳
櫟解金縢則兼存鄭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
鄭爲然云云然則非於集傳蓋不免有所未
愜恐人以源出朱子爲疑故特引朱子之説
補其闕失其衆集傳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
朱則不以異蔡爲嫌耳非其考之不審也乾
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傳輯錄纂註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藴奥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

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

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别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

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書傳輯録纂註序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考之古可見已黄虞逺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

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帝王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夫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其藴奥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説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峯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

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黃氏槃澗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釋經緒論多出朱子迺取訂定集傳為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纂諸家之註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要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繙閱傳註盈溢充斥衆寶眩瞀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摭抉不遺闕者補之

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為經生學士設也噫人皆可為堯舜塗人可以為禹而况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鄱陽董鼎序

書傳輯錄纂註綱領

朱子説書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通鑑紀事本末後序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恐人自不子細求索之耳須是量聖人之言是說箇什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書說

尚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己書說

其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聱牙者

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

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

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求其味自别謨

先生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先生曰尚書如何看

曰須要考歷代之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

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

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大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稍雅奥亦須略解若如盤誥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可學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胷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説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

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了得個

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歷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源頭處理會來又曰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

文字方可決科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格言

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時舉

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

又曰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

尾解得使是亂道高宗肜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强通强通則穿鑿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昨日嘗語子上滕請問先生復言大畧如昨日之說又云如微子洛誥等篇讀至此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

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可學

問書當如何看先生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時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吕伯恭亦未免此也時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㽦

問某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

家之說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如何先生曰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通說答潘子善 能者下傳中及今案漢儒云云一段 通說散見孔序以待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考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譸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卓

陳安卿問書何緣無宣王書先生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義剛

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為計較必求赫赫之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倣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答潘文叔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先生曰某今無工夫道夫曰先生於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

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馬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先生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其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秖以疏文為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道夫

諸經皆以註疏為主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學拔貢舉私議

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註疏程張之外蘇

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頴說召誥以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才老裨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答或人書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祖道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註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先生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說得通至

別段便說不通不知如何必大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此處後來人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廣
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為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為先後可也西山間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其

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考之荅李時可

必大問尚書欲裒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說却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必大

或問諸家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廣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學蒙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閙熱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却云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强解將去耳道夫

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余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

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雖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庶幾得其所以書矣書東萊書說後

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其亦不敢强解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傲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闕疑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李文禀白書解且乞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先生

曰書解甚易只等蔡仲默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淳

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為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門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祗以疏文為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與蔡仲默帖

書傳輯録纂註凡例

一案久軒蔡氏抗淳祐經進本録朱子與蔡仲默帖及語録數段在前今各類入綱領輯録内以便觀覽

一是書以朱子為主故凡語録諸書應有與書經相關者靡不蒐輯倣輯畧例名曰輯録附蔡傳之次或有與蔡傳不合及先後説自相同異處亦不敢遺庶幾可備參考其甚異者則略之

一朱子語錄諸書有總論一經及雜舉諸篇難以分附各處者別為綱領一卷置之帙首亦讀是書者所宜先知

一增纂諸家傳註或推蔡氏所本或發其所未盡或補其所不及大約以經文為序訓詁居先釋經義者次之疏傳義及釋音又次之已說處未名曰纂註以附於輯錄之後

一增纂諸家之說或節取其要語其有文勢未融貫

處與夫辭旨未條暢處做集註例頗加櫽括并用其意足之

一輯錄纂註中多折衷歸一者其或同異並存與姑備一說處善讀者詳擇焉

一經文音釋大槩如陸氏釋文其有與古註異處讀蔡傳可知亦有間見蔡傳及輯錄纂註中今只於傳內除文理旁音不可求者案諸家字書反切附註焉

一諸本蔡傳脫誤字句今依二程氏本補正凡五十餘處

書傳輯録引用諸書

語類

文集

四書集注章句或問

詩集傳

通書解

楚辭集註

周氏僩録師說

楊氏與立集語畧

黄氏士毅集書説

湯氏巾集書説

葉氏士龍集紫陽格言

黄氏大昌王氏迂集武夷經説

董氏夢程理纂大爾雅通釋

董氏琮尚書集義

陳氏大猷尚書集傳

真氏德秀　讀書記

葉氏紹翁　四朝聞見錄

名儒傳道精語

輯錄所載朱子門人姓氏

李氏方子正叔　果齋昭武

陳氏淳安卿　北溪臨漳

廖氏德明子晦　槎溪延平

董氏銖叔重　槃澗番易

王氏 過 幼觀 拙齋 希(?)(?)

范氏 念德 伯崇

楊氏 道夫 仲思

童氏 伯羽 蜚卿

吳氏 雉 和仲

劉氏 砥 用之 並建安

李氏 閎祖 守約

何氏 鎬 叔京 並昭武

林氏學蒙正卿

林氏夔孫子武　並三山

黄氏士毅子洪

鄭氏可學子上

方氏士繇伯謨　並莆田

楊氏至至之　温陵

鄭氏南升文振　湖陽

葉氏賀孫味道

沈氏 僩 莊仲

周氏 僩 伯莊

徐氏 寓 居父 並永嘉

潘氏 時舉 子善 天台

潘氏 履孫 坦翁 金華

輔氏 廣 漢卿 嘉興

竇氏 從周 文卿

林氏 礪 用之

湯氏 泳 敬叔 並鎮江

郭氏 友仁 德元 淮安

余氏 大雅 公晦

陳氏 文蔚 才卿 並廣信

滕氏 璘 德粹 新安

孫氏 自修 敬夫 宣城

包氏 揚 顯道 盱江

黃氏 義剛 毅然

甘氏 節 吉父

吳氏 琳 仲方 並臨川

黃氏 畬 子耕 豫章

張氏 洽 元德

吳氏 必大 伯豐 並臨江

楊氏 長孺 伯子 廬陵

胡氏 泳 伯量

呂氏 燾 德昭

周氏 諟 舜弼 韭 南康

萬氏 人傑 正淳 興國

李氏 儒用 仲秉 岳陽

龔氏 蓋卿 夢錫 衡陽

蔡氏 搴 行父

林氏 賜 聞一

黄氏 卓 先之

符氏 敘 舜功

曾氏祖道

李氏處謙

陳氏仲蔚

胡氏叔器

李氏㢘

朱氏任道

纂註引用諸書

爾雅

周禮

家語

老子

春秋左氏傳

國語

公羊傳

穀梁傳

詩疏

禮記

史記

漢書

南史

地志

説文

釋文

玉篇

廣韻

纂註引用諸家姓氏

孔氏安國子國　古註

孔氏穎達仲達　註疏

伏生勝　五行傳

賈氏誼

劉氏向子政

夏侯氏勝長公

孔氏 光 子夏

揚氏 雄 子雲 法言

馬氏 融 季長 訓解

鄭氏 玄 康成 訓解

高堂氏 隆 升平

賈氏 逵 梁道

王氏 弼 輔嗣 易解

王氏 肅 元雍 訓解

皇甫氏謐士安

顧氏

顏氏師古籀史註

李氏白太白文集

柳氏宗元子厚文集

劉氏禹錫夢得文集

胡氏旦解說

顧氏臨子敦

歐陽氏 脩 永叔 泰誓論

劉氏 敞 原父 經說

陸氏 佃 農師

范氏 純仁 堯夫 雜著

王氏 安石 介甫 全解

蘇氏 洵 明允 老泉 洪範論

蘇氏 軾 子瞻 全解

蘇氏 轍 子由 經論

沈氏括存中　文集筆談

孫氏覺莘老　全解

家氏復禮　經說

葉氏少藴石林　全解

陳氏鵬飛少南　全解

王氏日休龍舒　全解

蔡氏元度　全解

張氏九成子韶横浦　全解

張氏綱彥政　全解

宋氏遠孫仲山　静吉　語錄

王氏十朋龜齡　梅溪　全解

林氏之奇少穎　全解

陳氏傅良君舉　止齋　書抄

夏氏僎元肅　柯山　全解

薛氏肇明　全解

張氏庭堅才叔　經義

胡氏仲 解義

上官氏公裕 解說

張氏沂 經說

張氏景晦叔 書說

李氏

李氏樗迂仲 詩解

潘氏衡 書說

高氏閌 經說

彭氏 汝礪 器資

劉氏 一止 行簡 苕溪　經說

馮氏 時可 當可　易說

唐氏 聖任　全解

張氏 震 真父　小傳

姜氏 如晦 彌明 月溪　小傳

程氏 大昌　禹貢論

史氏 仲午 正父　書說

劉氏 貞子有 横舟 講業

史氏 漸鴻漸 書說

鄒氏 補之 書說

李氏 子材子 謙齋 眉山 全解

陳氏 經 三山 全解

陳氏 梅叟 永嘉 書說

鄭氏 景望 永嘉

鄭氏 永嘉

陳氏賓　經說

張氏文蔚　經說

袁氏黙思正　全解

侯氏市　經說

葛氏興仁

成氏申之　眉山　集四百家解

吳氏棫才老　新安　裨傳

馬氏子嚴　古洲建安

陳氏 大猷 東齋 集傳

吳氏 泳 鶴林

蕭氏 滋

任氏 淵

朱氏 方大

施氏

徐氏

楊氏

孫氏

曾氏

周子 惇頤 茂叔 濂溪 通書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經說遺書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正蒙理窟

邵氏 雍 堯夫 康節 經世書語錄

司馬氏 光 君實 涑水 文集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朱氏震子發　漢上　易解

范氏祖禹淳父　太史　講義解說

呂氏大臨與叔　芸閣　經解語錄

張氏行成文饒　觀物　經說

劉氏安世器之　元城大名　語錄

胡氏安國康侯　文定公建安　春秋傳

胡氏宏仁仲　五峯　皇王大紀

張氏栻敬夫　南軒廣漢　文集語孟解

呂氏 祖謙 伯恭 東萊 金華 書說

楊氏 萬里 廷秀 誠齋 廬陵 易傳

王氏 炎 晦叔 雙溪 新安 全解

李氏 舜臣 子思 隆山 四川 小傳

蔡氏 元定 季通 西山 建安 洪範解

黄氏 榦 直卿 勉齋 三山 書說

董氏 夢程 九萬 介軒 鄱陽 雜著

董氏 琮 玉振 復齋 鄱陽 集義

鄒氏近仁魯卿 歸軒番昜 禹貢集說

真氏德秀景元 西山浦城 讀書記

魏氏了翁華父 鶴山臨卭 師友雅言

沈氏貴瑶誠叔 毅齋番易 雜著

余氏九成鳯儀 三峯建安 書說

程氏實之士華 番易 答柴中行問

程氏若庸達原 徽菴新安 講義

滕氏和叔 新安 尚書大意

許氏 月卿 太空 山屋 新安 雜說

馬氏 廷鸞 翔仲 碧梧 番易 蔡傳會編

李氏 謐思 明通 養吾 番易 經論

方氏 回 萬里 虛谷 紫陽 文集

齊氏 夢龍 覺翁 節初 番易 雜著

李氏 次僧 鳳林 洪範精義

章氏 約齋 禹貢告成書

鄭氏 元琺 彥珍 合沙 禹治水譜

金氏 履祥 吉父 仁山 金華 尚書表註

吳氏 澂 伯清 草廬 臨川 尚書纂言

熊氏 禾 去非 退齋 武夷 書說

胡氏 一桂 庭芳 雙湖 新安 書說

王氏 希旦 愈明 癸初 番昜 書說

許氏 謙 益之 白雲 東陽 尚書叢說

陳氏 櫟 壽翁 定宇 新安 書解折衷

余氏 芑舒 德新 息齋 番昜 讀蔡傳疑

程氏直方道大　前村新安　蔡傳辨正
程氏篠舒虛緣　番昜　蔡傳訂誤
陳氏師凱　廬山　蔡傳旁通
陳氏普尚德　懼齋三山　閨講
吳氏自壽　新安　閨講
金氏燧　番昜　閨講星說
余氏鑰　實翁脩水　歷象管窺
牟氏應龍成父　陵陽　九經音考

王氏道　澂水　書傳音釋

鄒氏季友　番易　書傳音釋
晉昭

欽定四庫全書

醫[illegible]

引用諸書

書傳輯錄纂註卷首上

元　董鼎　撰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氏曰伏犧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皡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書籍也 纂註 楊氏易傳曰☰☷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假之為☵☲立之為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世草書天字作亐即☰

也新安胡氏曰黃帝時始有字則黃帝以前皆無字也今則有之者文籍既生之後而作也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陳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名摯己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

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

輯錄

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先生曰無處理會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卻無顓頊高辛之數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 義剛問向前先生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峯以羲農黃唐虞作五帝云據易繫辭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

纂註

愚謂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包羲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羲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自伏羲至堯舜八聖人者固皆主宰天下之帝也而以其道之大則羲農黃又謂之三皇其實一也少昊以下為君莫盛於堯舜故書惟取二典堯舜以前立法蓋始於伏羲故易兼言五帝而黃帝亦曰帝皇之與帝初

非本有定名而不可通稱也王氏曰君天下之號有三皇言大帝言諦王言公不過以殊徽號而非有所優劣也惟邵子經世乃有皇帝王霸之分然亦以論其世耳朱子曰當且依孔安國斯言盡之八卦之説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纂註唐孔氏曰邱索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

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

道又去其三盖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今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録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説也

輯録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少昊顓頊高辛有何不可便刪去此皆不可曉也　道夫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儒用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與下民說話後來追録而成之　方子

書難曉者只是當時說話自是如

此當時人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人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廣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所不曉也今人之所曉者未必當時之人識其辭義也 道夫 淳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先生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擇之說艾軒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甚物事今風俗不喚作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卿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 纂註者今但曉其可曉者其不可曉者則闕之可也

唐孔氏曰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云周末職方即周禮也　愚案陸氏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為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為攝然古之為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六字名篇合其類則是亦正也何以攝為至若唐孔氏以征貢歌範足為十例亦不必從善乎林氏謂讀書在求帝王之心以充修齊治平之道體例安足言哉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下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

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纂註 唐孔氏曰秦紀始皇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三十五年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多誹謗者秦患天下不從而名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驪山硎谷中温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填以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伯魚鯉生伋子思伋生白子上白生求子家求生箕子京箕生穿子高穿生慎子順為魏相慎生鮒為陳涉博士鮒弟騰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騰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新安陳氏曰

兼鮒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

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　今案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眞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輯錄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人卻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卻多傳者豈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大誥卻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

今人書簡説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録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庚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録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又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為伏生是濟南人晁錯却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纂註　唐孔氏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

字乃伏生之所加也尚訓為上此上代之書為後世所慕尚故曰尚書　夏氏曰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

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隷古定謂用隷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隷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内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

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輯録 因論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以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況倜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

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言擬其言取其與己意合者則入之耳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伏生口授如何答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纂註

唐孔氏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孝經論語為傳也聞金石絲竹之音懼其神異乃止不敢壞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遭壞宅而不廢禮樂之常如漢兵欲屠魯而猶聞絃誦聲共王所以有感而不壞宅也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前漢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為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案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

輯錄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義剛又曰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廣尚書孔安國註某疑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細膩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處決不如此細膩也亦非後漢文卓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僩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義剛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泳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

傳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禪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間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大 雅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 廣小序决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决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 答孫季和 又曰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

纂註唐孔氏曰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與行符厭俗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者皆是也以蠱皆巫之所為故曰巫蠱 元城劉氏曰今

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尚書是也　林氏曰孔傳或遭巫蠱而不出杜預註左傳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凡所舉書出二十五篇中皆指為逸書實未嘗逸也賈馬鄭服亦皆不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五十八篇方備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　愚案世傳古文尚書呂汲公跋謂天寶前本字多奇古與蔡傳及諸書所引皆合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

也
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槩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櫽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

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鼂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偽作者也

纂註 碧梧馬氏曰案孔傳所言則古文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祕其傳則遭巫蠱而不復上聞藏之私家者也以其未立於學官是以經伏而傳不行於世耳是則所謂古文書豈惟未嘗逸蓋亦未嘗不在王官也劉歆移太常書所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者是也中祕書非世儒所得見宜乎後之引古文書者皆不得其真若杜韋趙註諸書所引皆指為逸書也如是幾七百年而後傳斯文之興喪可畏哉

今案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後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

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

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纂註

愚謂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於删詩定書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於此所以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爲五伯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爲故惟自唐訖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

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歷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皐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

其可不盡心焉

書傳輯錄纂註卷首上

書傳輯録纂註卷首下

元 董鼎 撰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頗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也

纂註 芸閣呂氏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少穎謂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今案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云云接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云云益稷足證古序自為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又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之文與今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

歷試諸難作舜典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汩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輯録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為丘言九丘也人倫道夫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

纂註唐孔氏曰凡此皆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為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葉氏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

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皋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女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皋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昌嘗無言皋陶昌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皋陶之精微者哉

輯錄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皋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因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廣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皋陶矢厥謨即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

生意答任尚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盖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纂註

呂氏曰先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以覿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

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脩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疵贅耳下文不注者倣此

纂註 碧梧馬氏曰五子作歌之由史臣元載詳矣書序本自為一篇孔安國引以各冠篇首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為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獒之類復加以序之云云則為贅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 愚謂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者又誰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

意亦曰湎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纂註新安陳氏曰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日紊甲乙之序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纂註新安陳氏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成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陑義未詳漢孔氏遂以

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輯錄】問湯誓升自陑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先生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食肉毋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先生曰當然可學【纂註】蘇氏曰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林氏曰誓而後升陑戰鳴條非如甘誓牧誓臨陳誓戰地也序蓋以為戰時誓非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譏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

也三篇亡

纂註 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程子曰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新安陳氏曰孔註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為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盖兩得之始以為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蔡氏正不必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纂註 孔氏曰桀走保三朡典寶國之常寶也唐孔氏曰桀載寶而行棄於三朡葉氏曰非貪其

寶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異為寶可知矣陳氏傅良曰寶玉夏后氏之璜之類也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大坰地名纂註李氏舜臣曰湯未及國而負深慙疑若不可歸以見國人者若曰是役也順天命應人心不邇不殖官賞與賢共之非貪天下世之利為己私此心彰信久矣無以慙為也王仲虺憂其一慙之不忍將自沮而害新政故亟開釋之姑置是念日新厥德云云否則何但止於一慙哉廣哉斯言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非取仲虺之言而誰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一篇亡

纂註新安陳氏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欠明馬曰咎單為湯司空孔曰明居民之法未知是否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孟子

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於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纂註 孔氏曰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肆命陳天命以戒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新安胡氏曰案湯後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合孔註朱子孟子集註亦云二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

尹作太甲三篇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為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皆旨不通

纂註新安胡氏曰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也薛氏曰太甲終不變則伊尹如之何曰太甲之變天所與也尹安得不與之歸若其不變天所棄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焉此所以為伊尹 愚謂伊尹營桐宮為太甲居憂之所耳序則曰伊尹放諸桐豈可以成湯放桀於南巢例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序啓之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纂註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蘇氏曰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隨蕭何規也 陳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

訓沃丁也　李氏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而伊尹周公之葬獨紀於書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纂註　汪氏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為福應以不德則為禍　釋文穀楮也　孔氏曰贊告也原臣名　新安陳氏曰咸乂者以巫咸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案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此數篇之意略可想見矣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纂註　新安胡氏曰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

之子大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於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囂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於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

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言肜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經言有雊雉而序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纂註 孔氏曰耳不聰之異 胡氏旦曰孔謂耳不聰使雉在鼎足為足不良乎劉謂鼎象三公小人將居公位則用傅說其小人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纂註 袁氏曰周人乘其勢以戡之戡如左傳戡定禍亂曰武 愚謂祖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至耳初無怨於周而曰殷始咎周何

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纂註

愚謂錯亂也如孟子所謂逆天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

敍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啓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一至於此哉 纂註 愚謂泰誓三篇非一時一所所作序謂作於一日豈理也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一車兩輪故一乘車為一兩戎車三百兩兵車三百乘也輜車自在兵車之外纔言戎車則必有輜車蔡氏乃謂二車故謂之兩

誤矣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愚謂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為此序歟孟子蓋亦本於此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纂註

吳氏曰或以歸馬放牛為歸獸非也史記本紀武王克殷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作歸狩當以狩為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未見意也

輯錄

江舜叟問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先生曰據史記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有這事　卓又曰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於旌恐未必如此又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

武王做得大故粗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去斫他頭來梟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做得也是有未盡處所以東坡們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又問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何不立之而必自立先生不荅 義剛

纂註

孔子曰不救而殺紂紂自焚也武庚一名祿父紂子以為王者後

程子曰武王不曾殺紂紂自殺遂言殺紂也 王氏炎曰紂死而武庚不立箕子必不從武王歸序述其始末以明箕子歸周之意 呂氏曰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除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歸以字當深玩箕子自言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又言我不顧行遯其無臣服歸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歸見箕子不欲歸以箕子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範百王未嘗淪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

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篇亡

纂註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杜註謂明德之分器也 胡氏仲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矢之類皆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孝也器以祭器為重故即宗彝以該其餘秬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秬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

纂註 孔氏曰巢伯殷諸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伯旅陳也 李氏杞曰巢今無為軍巢縣即其地也其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

之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始來朝夫子録其書葢有所感也 張氏曰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苟蹈商之覆轍則其朝又未可保旅巢命中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稱威德以命之耳如齊桓所以語楚屈完者適足致完之有辭武王必不如此陳王之教命以命巢伯而已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纂註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纂註 孔氏曰黜絶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 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

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封於宋為湯後纂註陳氏經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黜殷命絕其爵也殺武庚誅其身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蔦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纂註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之所致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公又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　唐孔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金縢之先後也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也

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也後世同類之禾襲名嘉禾由此 陳氏經曰此天地綏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已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已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為之偃金縢啓也禾為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為之異畝同穎周公之忠誠上通於天亦王之真誠上通於天也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纂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

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考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纂註新安陳氏曰召公告王序全不言簡略之非詳見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纂註新安陳氏曰序只說得伻來以圖及獻卜以前後未能盡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纂註新安陳氏曰書中略

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摹皆序之陋啓之所合盡刪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殘滅也篇亡

纂註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 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史記作薄姑篇亡

纂註孔氏曰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呂氏曰淮夷與奄成王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又云可見也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

專也 李氏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邪 纂註 新安陳氏曰序言王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小序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纂註 蘇氏曰東夷即淮夷也在周為東 孔氏曰肅慎氏東北遠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為王卿士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

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邪篇亡 纂註吳氏曰周公沒時適在豐 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武王葬於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 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升告以遷歟 呂氏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急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於文武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纂註 葉氏曰分正東郊猶言分陝 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為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

意久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為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纂註 附見武成篇

纂註 新安陳氏曰案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文義難通必有闕誤孔傳似為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乎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

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為夷狄不為中夏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迹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貨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纂註　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為句疑有闕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賜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纂註　孔氏曰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唐孔氏曰圭瓚酌秬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以圭玉為之賜以秬鬯以圭瓚副焉　新安陳氏曰成王以秬鬯錫周公於作洛之餘見西周所以盛　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遷洛之

始見東周所以變蓋以我周東遷於晉焉依已位苟定不啻足矣能事畢矣錫賚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之矣　愚案或曰賜圭瓚然後為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令賜圭瓚則文侯自為鬯矣是天子之禮也賜弓矢則文侯專征伐矣是天子之權也禮與權既去豈復知有天子乎周室陵夷實自此始愚竊謂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書但曰秬鬯一卣而序乃曰秬鬯圭瓚使誠出於天子則惟器與名不可假人肯自增圭瓚於秬鬯之下乎詩之彤弓亦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前則商王受以賜西伯後則周襄王以賜重耳正以晉文能繼文侯之業也似不必議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纂註　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也如漢烽火通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吳楚七國反而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

秦

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纂註新安陳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名驩 唐孔氏曰崤晉險地在宏農澠池秦鄭路經崤關而東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事詳見左傳僖三十二年 歸軒鄒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翳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書傳輯錄纂註卷首下